



九龍香玉佩

上

上官青云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九龙香玉佩

上官青云

上

中原农民出版社

九龙香玉佩

上日有云

中

中原农民出版社

九龙香玉佩

上官青云

下

中原农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江湖九龙威名远播，其中有行侠仗义之士，有醉心功名之徒，抑善抑恶，众说纷纭。

九龙中的老九身怀绝技，尤令黑白两道眼热的是其人的随身玉佩——“九龙香玉佩”，是武林人士莫不欲必得之的稀世奇宝，它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其中包含着令练武习艺之人一生受用不尽的秘诀。

老九神秘失踪，玉佩消声匿迹，江湖上掀起寻找玉佩的狂潮，险象环生，危机四伏，九条龙在江湖武林这一舞台上各自演出了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好戏，搏斗拚死，其中不乏人性善恶的交战，少侠女杰的儿女情怀更令人心旌摇荡……

目 录

- 第一章 细雨骑驴出剑门..... (1)
- 第二章 群龙不见尾..... (31)
- 第三章 奇中奇..... (84)
- 第四章 以巧取胜..... (113)
- 第五章 英雄却步..... (142)
- 第六章 碧冠压顶..... (178)
- 第七章 血雨飞采虹..... (226)

目 录

第八章 铁血映赤地.....	(267)
第九章 情深委屈随君行.....	(288)
第十章 烈山初传捷.....	(323)
第十一章 秘宫会九龙.....	(351)
第十二章 碧海青天夜夜心.....	(395)
第十三章 最深伊人情.....	(418)
第十四章 至毒罌粟花.....	(447)
第十五章 岛上惊.....	(485)

目 录

第十六章	螳螂遇黄雀·····	(533)
第十七章	灯会缘起·····	(554)
第十八章	诛俘定计·····	(583)
第十九章	真真假假·····	(620)
第二十章	奇谋突围·····	(659)
第二十一章	连番巧计·····	(695)
第二十二章	绝处逢生·····	(732)
第二十三章	恩重补情天·····	(753)

第一章 细雨骑驴出剑门

蜀北剑阁，亦名剑门关，是大小剑山之间的一条栈道，山中凿石架阁，险不可越。关口形如一只张开的虎口，关内绝峰无数，当中分向两侧，连亘数百里，像城墙堞垛，又像持戈戍守的战士，排班峙立，虎视眈眈，气势雄奇磅礴，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

暮春三月，就在这个闻名天下的名山之中，一桩小小的事故发生。

这虽是一桩小事故，却在不到两个月之间震动了整个江湖，并且掀开了武林有史以来最不平凡的一页。

那是一座无碑的孤坟，它孤零零地躺在剑门关内一座形如虎牙的土丘旁，坟头只较地面高出半尺，像那些未经人践踏过的草地一样，上面长着茂密的杂草，如不仔细看，很难发现那下面埋着一副白骨。

这座孤坟，躺在山上已有二十年之久了，从它出现到第八年之间，一直没人来替它清扫过一次，也一直没有人来探望它一下。从第九年起，它才开始有人来眷顾，那是一个美艳绝伦的女子和一个三岁小孩，还有一个又聋又哑的婢女。他们三人在一个秋天的午后来到了剑门关，在山中一处极为隐秘的地方置屋住下，每年清明节就来扫墓。年复一年，那个女子已由青春年华而进入了中年，那个小孩也由髫龄而长成一

个英俊的少年了。

这又是一个清明节的早上，天下着毛毛雨。他们扫完了墓，在纸灰飞扬中并肩面对着孤坟肃立，似乎又一次沉缅于那些退了色的往事之中……

“龙儿，娘又要走了。”

“是的，娘……”

“你不要难过，总有一天，娘会带你去见阿姨的。”

“是的，娘……”

“那么，你在想什么？”

“儿在想，唉，没有什么……”

“不，你今天一直不说话，你一定有什么心事，现在告诉娘，你在想什么？”

“儿在想……想……想娘所说的那个住在汉阳的阿姨，是不是……真有其人？”

那个中年妇人浑身微微一震，脸上顿时露出浓重的惊骇和愠怒，凝眸深深注视儿子好一会，忽地化惊怒为悲伤，低头轻叹了一口气，俯身由坟旁提起一个包裹，这才徐徐转望儿子道：“龙儿，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

少年一见母亲的脸上有着失望之色，不觉大起惶恐，垂头呐呐道：“这五六年来，娘总在这个时候离家前往汉阳找阿姨，起初两年，娘老说儿子年纪太小，不能远道跋涉。可是现在，儿子已长大了，为何不能随娘走一趟呢？”

那中年妇人闭目沉默半晌，随又轻叹道：“娘不要你外出，就是要你好好在家读书，希望你将来能够取得一个功名，以慰你爹爹在天之灵，你连这一点也不懂么？”

少年抬起头，面现迫切之色道：“可是儿在旅途中亦可读书，何况古人也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老是在家里

读书有何用处？所以……”

那中年妇人不等他说完，伸手按了一下他的肩膀，含笑打岔道：“好吧，娘明年一定带你出去玩玩，现在快回屋去，别老站在这里淋雨……”

母子俩相对默立片刻，中年妇人又伸手按一按少年的肩膀，移目朝那座孤坟投下了深深的一瞥，然后转身拎着包裹径自向关外姗姗行去。

少年伫立不动，怔怔地目送母亲的身形渐渐远去。于是，像往年一样，脑中思绪纷至沓来：“为什么？为什么娘一直不肯让我走出这剑门关？还有，为什么娘一直不愿在爹爹的坟头上立一块墓碑？难道爹爹生前犯了罪，是官门明令缉捕的逃犯，不！娘说爹爹是一个不仕之士，一生只喜游山玩水，三十二岁时死于一场疾病。只因爹爹喜欢剑门关这个地方，故临终遗命娘将他安葬于此，但是……”

“沙、沙、沙……”

正当他思忖至此之际，蓦听得有个脚步声由后传了过来。

“那个讨厌的哑巴春梅来了！”

他想着，转身举目望去，视线瞥处，不由心头一震！

原来那并不是他所想的哑巴春梅，而是一个老人。那个老人年约六旬左右，身材短小，瘦骨嶙峋，身上穿着一袭破旧的黑衫，肩上负着一柄铁锄和挂着一只布袋；走路步履摇摇欲坠，走一步呻吟一声，浑身无一处不透着颓废虚弱，十足一个身罹沉疴的老人！

老人走到他面前停住，眨着一对雾翳的眼睛将他打量一阵，忽然惊“啊”一声，苍白的脸上现出万分惊奇之色，张目失声道：“你……少年人，你是谁啊？”

看了老人那副惊奇的表情和听了那种近乎“喧宾夺主”的询问，他不禁也感到十分惊异。只因他在这剑门关内已经居住了十二年，山中的几户人家他都认识，这个老人，别说见过，听也不曾听过——何况他竟那么吃惊地反过来自问自己“是谁”呢？

他迷惑地朝老人拱手一揖，以温和的语句答道：“小可上官慕龙，寒舍就在此山，请问老丈贵姓大名，今日因何来此偏僻之地？”

老人嘴里“唔唔”地颌了颌首，脸上的惊奇之色已在一瞬间收敛净尽。他把肩上的铁锄和布袋卸下，缓缓弯身在坟旁的一块圆石上坐落，一面笑眯眯道：“老夫河南人，姓柴名亦修——”

“修”字甫落，目光触及坟前的一堆纸灰，忽然脱口惊“咦”一声，抬目望着上官慕龙讶问道：“少年人，这是你烧的？”

上官慕龙点头道：“是的，因为今天是清明节……。”

老人脸上立时现出一片感激之色，又颌了颌头，喟然道：“唉，真是惭愧，整整二十年了，老夫却一直不能前来清扫一次……”

上官慕龙诧道：“啊，老丈认识先父？”

老人敢情患有气喘症，这时忽然咳嗽起来，一面咳嗽一面摇头道：“不，老夫……咳咳，老夫怎么会认识你父亲？咳咳，咳咳咳。”

上官慕龙更加惊诧道：“老丈既不认识先父，何以竟说‘不能前来扫墓’的话？”

老人喘着气笑道：“你误会了，老丈说的是拙荆，咳咳……拙荆埋骨于此已有二十年之久，直到，咳咳……直到今

天，老夫才有时间前来起回她的骨骸。”

上官慕龙愕然道：“老丈说什么？您要取回尊夫人的骨骸？哪个坟墓是尊夫人的？”

老人咳嗽渐止，别过脸望着身边的孤坟笑道：“就是这一座！咳！她生前性子最躁急，而老夫却懒怠无比，要是她知道我迟到今天才来掘取她的骨骸，不暴跳如雷才怪呢！”

上官慕龙不禁失笑道：“哈哈，老丈别开玩笑，这座坟墓是先父的啊！”

老人神色一愕，连忙起身绕着孤坟端视了一遍，又摆头看了看四周的景物，最后回望上官慕龙道：“你这少年人才真会开玩笑，老夫虽已二十年不履此地，但自信决不会记错，这座孤坟是拙荆的无疑！”

上官慕龙见他似不在开玩笑，便正色说道：“老丈的确是记错了，这座孤坟确实确实是先父的！”

老人见他竟也不似在开玩笑的样子，忍不住拊掌哈哈大笑，边笑边道：“这才妙哩，拙荆是老夫亲手掩埋的，那么小哥也是亲眼看见令尊埋下这里的么？”

上官慕龙摇头道：“不，先父谢世时，小可尚在襁褓中，但这座坟墓是先父的绝无错误！”

老人笑容一敛，那一对嵌在苍白面孔的眼睛突然射出精灼的光芒，凝然注视上官慕龙片刻，沉声道：“你说的如此肯定，可有何证据？”

上官慕龙道：“家母便是证据！”

老人“哦”了一声，微一冷笑道：“令堂此刻何在？”

上官慕龙道：“家母刚刚离家前往汉阳去了。”

老人眉头一皱，面含冷笑默望他一会，又道：“老夫不相信会看走眼，你小哥不会武功？”

上官慕龙道：“小可只会读书，哪会什么武功？”

老人颌颌首，举步走到他跟前，眯着眼笑道：“看来你小哥的家庭一定有些问题，既然令堂现在不在家，老夫再怎么说你也不会相信。如今老夫就把拙荆的骨骸掘来给你看，拙荆死时头上插着一支玉簪，两手戴着一对玉环，而且左腿骨上有一条刀痕，所以，是你的父亲是老夫的妻子，一看便知！”

上官慕龙一听他要掘开爹爹的坟墓，大吃一惊，怒道：“不成！您老丈没有弄清楚之前，怎可胡乱掘毁人家的坟墓？”

老人不理他，俯身拿起铁锄便要动手掘坟，上官慕龙又惊又怒，急忙跳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腰带往后拖，大声道：“不要乱动，您这位老丈怎可如此胡来？”

老人皱眉“啧”了一声，摔开他的双手，不耐烦地道：“这样吧，老夫掘出的骨骸如不是拙荆的，老夫便把脑袋砍下来给你如何？”

上官慕龙问道：“不，小可要您老丈的脑袋何用？”

老人拂然不悦道：“那么，你这是无理取闹，你还是给老夫坐下来吧！”

说话间，伸手在上官慕龙肩上拍了一下，上官慕龙突觉全身一震，接着手脚便起了僵硬的感觉，哪里还站立得住，仰身往后便倒。

老人右臂一探，即时揽住他的身子，又在他脑后哑穴上轻轻点了一下，然后把他抱到坟左一片岩石下放落，让他面对孤坟倚坐着，这才返回拿起铁锄动手掘了起来。

上官慕龙欲待挣扎，只觉浑身丝毫不能动弹，想开口时，舌头竟也硬僵僵不能转动，眼看着那自称“柴亦修”的

老人身手突然变得那么灵活，手中铁锄上下翻飞，如雨而下，直把爹爹的坟头掘得乱七八糟，心中惊怒交迸，不觉眼泪簌簌流了下来。

但同时，他也觉得很奇怪，心想对方只轻轻在自己肩上拍了一掌和在自己脑后点了一指，何以自己便全身瘫痪麻木，连话也说不出来，这是什么邪术呀？

这个疑问只在他脑中闪了一下，他并未去多加思索，因为这时他已被眼前的那副景象骇震住了。

只见那老人手中铁锄不过挥动了十几下，已将整个坟头掘开，敢情里面没有一片棺木，坟土一开，便露出了一堆灰色的骨骸！

老人神色凄怆，慢慢放下铁锄，小心翼翼地将骨骸上的泥土清除掉，这才走到上官慕龙的面前，苦笑道：“小哥，你爹爹当年落葬时，有没有用棺材盛殓？”

上官慕龙想说有，却因舌头不能动，说不出话来。

老人话出口才想起他哑穴受制，不能开口说话，不由失声一笑，当即伸手在他咽喉下一拿一推，再在他背上拍了一掌。上官慕龙先觉咽喉一爽，舌头立时能够转动，又觉身躯一震，霎时手脚便恢复了活动能力，于是疾忙挺身跳起，奔到坟前探头瞻望，这一瞧之下，只瞧得他脑门轰然一响，顿时眼前金星乱迸，头脑天旋地转……

原来，墓内躺着的那具骷髅，两条腕骨上确然套着一对玉环，头颅下也有一支玉簪，左腿骨上亦确有一条刀痕，情形全如老人所形容的一般，这对他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也是一个无法忍受的打击，于是他大叫一声，顿时昏倒坟前。

不知经过多久，他悠悠醒转，一眼瞥见老人已将那具骷髅

装入布袋中，坟土也填回原状，不觉为之大恸，翻身爬起，两手抓住老人的双臂用力摇撼，哭叫道：“告诉我！告诉我！我娘为何要骗我？”

老人又恢复了先前那副虚弱无力的病态，摇头慢吞吞地道：“这个老夫哪里知道，你母亲叫何姓氏？”

上官慕龙颤声道：“家母上柳映华，先父上官梦云……”

老人闻言神色一震，注目又将他打量一阵，摇摇头表示爱莫能助，然后背起那一袋骨骼和铁锄，举步缓缓向山外走去。

上官慕龙泪潸潸望着老人的身形渐渐消失于远处的山峦之中，忍不住满腔悲痛，仰天一声悲呼，疯狂似向山中的家里奔去。

这时天已近午，细雨仍在霏霏落着。他一气奔到家里——座落于山中一处极为隐秘的一间大茅屋，把自己关入屋中，躺在床上抱头痛哭起来。

他自幼与母亲迁居至此，在那以前的一切已不复记忆，但从不得自家有何不妥之处。只在自己十岁以后，母亲忽然开始每年一度于清明节后离家前往汉阳探望阿姨，由于自己从未见过那个阿姨，而母亲又不许自己随往，所以感到有些疑惑。除此之外，根本没想到母亲对自己隐瞒着如此重大的秘密，把一座别人家的坟墓骗自己说是爹爹的，这使他惊骇欲绝，使他从安静的生活中一下坠入五里雾中。

“天啊！那座孤坟原来不是爹爹的，可是娘为什么这样骗我？为什么？为什么啊？”

“笃笃笃！”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索，他猛力翻过身子，冲着房

门大喝道：“滚！滚！滚！我不要吃饭！你给我滚得远远的！”

房门“咿呀”一声被推开了，一个年约三十的粗丑女人当门而立。

不用说，这个女人就是哑婢春梅了，她面上充满着惊异之色，抬着两手做扒饭的手势，意思是说：“少爷，吃饭的时候到啦！”

上官慕龙挥手怒吼道：“滚！滚！告诉你我不吃饭，你给我滚开吧！”

哑婢春梅以为他今天因不能跟随母亲去汉阳，故此在伤心而大发少爷脾气，不禁咧嘴一笑，当下把门带上，迳自吃饭去了。

天黑之后，哑婢春梅又来喊他吃饭，他又把她撵走，并且索性跳下床把房门上了闩。

夜深了，他想得心疲神倦，不觉沉沉睡去……

就在此时，茅屋外突然来了一个夜行人！

这个夜行人身材短小，行动灵捷，毫无声响地闪到茅屋门前，侧耳贴上门缝倾听片刻，随即扬袖缓缓伸掌按上木门。门内分明上了闩，但却似被他发出阴劲震碎，一眨眼便被推开了。

夜行人侧身闪入，发现这是一间小厅堂。他双目炯炯扫视了厅堂左右的两扇房门，然后运目满屋扫视，视线遍及每一个角落，接着移步绕着厅堂四壁伸手抚摸，有时还轻轻敲着，似在搜寻什么东西。

搜寻一阵，似是毫无所获，于是停步皱眉沉思。过了片刻，缓缓仰头望向大梁，蓦地纵身跃起，左手一把攀住屋梁，身躯悬空吊着，右手开始伸入茅草中摸索，攀沿摸索到